

安徽大学学报丛刊

自由树上的蝙蝠

大洋洲文学丛书



1

198

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室 编

自由树上的狐蝠

(大洋洲文学丛书 第一辑)

目 录

一、小说、散文

温特小说两篇..... 马祖毅译 (1)

来了个白人..... (2)

自由树上的狐蝠 (15)

示 威 (澳大利亚) 西马尔·福肖
..... 洪次言 译 (103)

土 蜂 (新西兰) 约翰·凯赛尔伯特
..... 黄 檬译 (116)

我的好乔老师 (新西兰) 罗萨利恩·康韦
..... 林之鹤译 (118)

飓风的孩子 (澳大利亚) 吉里查德
..... 马祖毅译 (125)

澳大利亚小小说两篇…………… (138)

战俘……………科达克 葛启国译 (138)

提升……………莱斯·鲁宾逊 鲁韦昌译 (141)

一个老人讲的故事 (新西兰) 弗兰克·萨吉森
……………任荣珍译 (143)

玫瑰 (澳大利亚) 彼得·凯里
……………葛启国译 (150)

斐济作品三篇…………… (153)

考基, 一个擦皮鞋的孩子 阿锡姆·荷赛因
……………郭惠君译 (153)

黄色的小屋 西西里亚·沃洛
……………郭惠君译 (156)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瓦尼萨·格里芬
……………任荣珍译 (158)

二、故事傳說

好讲话的鳖 (澳大利亚) 达尔·斯蒂文斯
……………马祖毅译 (168)

伊奥的传说 (新西兰) 罗娜·戴尔…任荣珍译 (173)

终成美满姻缘 (巴布亚新几内亚) 伊·迪阿雅
……………马筠初译 (177)

洛福利的任务 (纽埃岛民间传说) 白雨译 (182)

三、戏剧

- 老人的报偿**(巴布亚新几内亚)亚瑟·贾沃迪姆巴里
.....鲁韦昌译(187)

四、诗歌

- 亨利·劳森诗三首.....马祖毅译(209)
 第二等级在此等待.....(211)
 赶牲口人的谣曲.....(213)
 你们起来!你们起来吧!.....(216)

- 诗二首 (澳大利亚)布里森登
.....马祖毅译(218)

- 喜鹊 (新西兰)丹尼斯·格洛弗
.....田海译(221)

- 太平洋的声音.....雨江译(223)
 我那受过教育的儿子.....(223)
 我祖先的最后一夜
 (吉尔伯特群岛)乌乌纳阿·伊塔伊亚.....(225)
 当心狗(科克群岛)乌库伊蒂·汤吉亚.....(227)
 我心里的歌(纽埃岛)蒂吉·内斯.....(228)
 殖民主义、独立(西萨摩亚)艾伯特·温特...(228)
 我,做的工人
 (西萨摩亚)埃蒂·萨阿加.....(229)

太多啦，吃不下

(特赫布里群岛) 伦纳德·加拉埃…………… (231)

五、評論

当代新西兰戏剧——专业作家的崛起

(新西兰) 霍德华·麦克诺顿

…………… 顾曰国译 (233)

大洋洲：从口头传说到英语文学

(斐济) 苏布拉马尼

…………… 郭兆康译 (239)

新几内亚文学的开端

(尼日利亚) 乌利·贝伊埃尔

…………… 郭宗碧译 (244)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声

(尼日利亚) 乌利·贝伊埃尔

…………… 杨永丽译 (247)

独立运动哺育了一大批太平洋新作家

(科克群岛) 玛约里·克罗科姆

…………… 王凤译 (254)

今日澳大利亚文学

(澳大利亚) 布里森登

…………… 林之鹤译 (262)

六、作家介绍

访问萨摩亚诗人、作家艾伯特·温特谈话记录

(科克群岛) 玛约里·克罗科姆

.....王风译 (267)

访问艾伯特·温特

(美国) 约翰·贝斯顿和罗丝·玛丽·贝斯顿

.....黄 檬译 (276)

七、作家书简

[澳大利亚] 斯蒂文斯一封..... (290)

布里森登三封..... (291)

裘德·华登一封..... (293)

布鲁斯·贝内特一封..... (294)

约翰·莫里逊一封..... (295)

[新西兰] 约翰·凯赛尔伯特一封..... (296)

伯纳德·加德一封..... (297)

[西萨摩亚] 艾伯特·温特二封..... (297)

[斐济] 苏布拉马尼一封..... (298)

八、作品内容提要

普里查德的《黑蛋白石》.....胡蓓茵 (300)

阿伦·马歇尔的《我能跳过水洼》.....王 风 (302)

珍妮特·弗雷姆的《猫头鹰在哀鸣》.....张为民 (306)

温特小说两篇

马祖教译

《来了个白人》(The Coming of the Whiteman)和《自由树上的狐蝠》(Flying Fox in A Freedom Tree)均译自与后者同名的短篇小说集,是作者赠送译者的。艾伯特·温特(Albert Wendt, 1939—)是西萨摩亚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除上述短篇集外,他还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集:《儿子们要回祖国》、《榕树叶子》和《黑暗》以及诗集《我们内部的死者》。在大洋洲岛屿的新兴文学中,他的作品占有突出地位,已为世界所注目。温特是祖先带有日耳曼血统的西萨摩亚一位酋长的儿子。十三岁获得政府奖学金,去新西兰学习,在北岛度过十二年,先读中学,后进阿德尔师范学院,又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攻读历史,获硕士学位。与新西兰珍妮结婚,在库拉努伊学院教书一年,于一九六五年返回西萨摩亚,任阿皮亚的萨摩亚学院院长。一九七四年受聘到斐济南太平洋大学讲学,参加南太平洋艺术创作协会的工作,为培养大洋洲岛屿的作家付出不少心力。目前他正在南太平洋大学西萨摩亚中心工作,是负责人。

来了个白人

瓦伊佩河①的儿女，有不少都跑到新西兰去定居，在那儿工作。这批人，现在大多数仍在新西兰，其中少数曾经回来过一两趟，安葬他们父母的遗体，事毕便乘飞机离开，从此杳无信息。首批回国而又永远留下来的人里面，有个名叫佩卢亚的，是阿拉帕蒂的儿子。提起阿拉帕蒂这人，他是瓦伊佩地区最受尊敬的一位。他之所以最受尊敬，是因为他在莫托图亚医院配药处当上了配药师，而这分工作乃是大家所不胜羡慕的；他之所之最受尊敬，是因为他属于瓦伊佩地区所谓的“知识界名流”（在阿拉帕蒂生前，这批知名人物总共不过四、五个）；他之所以最受尊敬，还有一层，尽管他从来不去教堂做礼拜，但对邻人们仍然怀有博爱之情，有谁需要帮助，他总伸出援助之手。几年前，阿拉帕蒂归了天，他的丧葬事宜，办得最难使人忘怀，在瓦伊佩地方史上也要大书特书一下哩。瓦伊佩的人差不多都来吊唁。配药处主管 F·A·琼斯先生光临了，卫生部主任 F·B·穆埃尔先生光临了，整个乌波卢岛和萨瓦伊岛②的头面人物也来了许多。在瓦伊佩地区，一个人的丧事办得好坏，对他的子孙来说，既有可能赢得声誉，也有可能丧失体面。老一辈人参加过一次特别豪华的葬礼，总是啧啧地说：“这次真了不起，堂哉皇哉。他去见上帝了，有哀有荣”。如果丧事办得潦潦草

①“瓦伊佩”本意是“死水”。它是流经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的郊区陶埃塞而注入大海的一条黑水河。

②西萨摩亚的两个大岛。

草，他们就会说：“真丢脸，家属鄙吝小气，就这样子送他归天。”不管你怎么贫寒，身后的丧葬，一定要办得体的面面，摆出个排场来，要在一些漂亮的餐席上搁上丰盛的食品①，要多次举行仪式隆重的祷告，要有许多人致庄重的悼词，要把遗体埋进水泥浇的坟墓，上面树立起黑色大理石的墓碑。阿拉帕蒂就葬得挺阔气，别具特色，很合他的身分，不愧为瓦伊佩的名流。在目前，至爱亲人的丧葬，对身强力壮，快活乐观的一代青年来说，确实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了，因为他们毕竟是长年累月身居国外的。可是，阿拉帕蒂的葬礼，对他所钟爱的顶聪明的小儿子佩卢亚，倒的确颇有些关系。做父亲的把儿子送到新西兰去，提出的要求是白天干活，晚间上夜校，进而攻读药学，日后好继承父业，当个出色的配药师。佩卢亚到了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在头一年内，白天时间的确干活，当了码头工人；晚上六点半至十点半，的确孜孜矻矻地在夜校学习；每个礼拜天，的确虔诚地进两次新市的萨摩亚公理会教堂；而且每周的确认真如囑，发出一封家信。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五四年，他只写过家信四封：一封是在新年假日里草就的；一封写在复活节期间，说得精确点，是在圣金曜日；一封在圣灵降临节期间；最后一封是十二月一号从他到家那天上溯四个礼拜之前寄出的。他回到瓦伊佩时，提着一只沉甸甸的贵重衣箱。后来瓦伊佩人提到这一天，总称之为“白人来的日子”。

阿拉帕蒂通过第二个老婆米萨——并非佩卢亚的生母——散布了这样的消息，说佩卢亚回来，是因为身体不好。

①萨摩亚人用餐时把食物搁在特置的餐席上。

他过去一向是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呀。可是在两天之内，瓦伊佩人人人都知道，阿拉帕蒂所钟爱的儿子佩卢亚原来是给新西兰驱逐出境的。透露这一真情实况，佩卢亚本人要负责任。他在回家的第二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到福福嘉出卖家酿的密室里，喝得酩酊大醉，因此直认不讳，说他讲的“全是实话，一点没有掺假。”，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招供，他自吹自擂，夸大了一番。当天夜里，朋友们搀扶他回家，阿拉帕蒂把他几乎打个半死。第二天早晨，佩卢亚脸青鼻肿，伤口还缝了几针。他离开他父亲所精心设计的宽敞住宅，搬进他叔叔托玛西的阴暗房屋里去住，路并不远，只隔三家。他随身携带的，就是瓦伊佩人后来所说的那只“佩卢亚的奇妙衣箱。”

阿拉帕蒂再也没跟佩卢亚讲过一句话，到他断气的那天上午，才差人把佩卢亚招唤到床边。佩卢亚向来对万事抱着乐观态度，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子教养他的。他应召时满心以为父亲要叫他请求宽恕，不料却遭到一顿咒骂。阿拉帕蒂骂道：“我诅咒你，诅咒跟你同居的那个女人，诅咒你可能生出的那些不合法的子女！”打那以后，佩卢亚不再是乐观主义者了。他变成一个给鬼缠住的人啦。受到父亲临终时无可挽回的诅咒，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得不与死神为伴。这一点，瓦伊佩的老一辈人会给你说清楚的。因为一个人如果遭到母亲、父亲或祖母、祖父的咒诅，就注定要遭灾难，正象上帝诅咒魔鬼，使之堕入地狱一样。佩卢亚的结局如何，他父亲临终的咒言已经给他予作安排，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佩卢亚被父亲赶出家门，并不十分焦愁，甚至没操那分心去找个工作，或者回去恳求父亲饶恕（这正是他父亲所盼

望的)。托玛西叔叔连同老婆和八个孩子都挤到屋子右首去住，把左首腾出来给佩卢亚，家里仅有的一张床，最好的卧席和最新的蚊帐也都让了。

佩卢亚成了他叔叔屋里的上客，备受尊敬。托玛西当他白种贵宾来款待，上好的食品给他吃，上好的东西给他用。叔叔留他住下，还引以为自豪哩。因为佩卢亚“多么有学问，多么象个白人。”一点也不假，托玛西一家和别人交谈时，一提到佩卢亚，总是一本正经地称他为“我们的亲戚，那个白人。”在托玛西看来，他的侄子真是再好没有了，他那无情义的哥哥阿拉帕蒂不配有这个儿子。

托玛西一家是尘世间最先交上好运的人，因为他们能够看到佩卢亚箱子里的宝贝，一饱眼福。

每天如此，到下午一两点钟，佩卢亚决定起床了，托玛西的老婆孩子都待在屋里瞅着他梳装打扮，准备出门。佩卢亚一面愉快地吹着口哨，一面打开手提箱，取出银色剃刀，红色牙刷和有把的镜子，随后到房屋后首去洗淋浴。孩子们总是尾随着他。这样的剃刀和镜子，他们从来没见过。托玛西太太呢，就待在屋里观看。佩卢亚洗淋浴和刮胡髭，通常要花一个钟头时间。一小时后，总有个孩子给他递上一块精制的毛布，他接过来轻轻擦干周身，那种精细的动作，跟孩子们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明星们的表演一模一样。

他回到屋里，往往打开两瓶香喷喷的东西（他们无以名之，只好这么称呼），朝手心里倒出一点幌眼睛的液体，向脸旦上涂抹。托玛西太太有时未经许可，偷窥一下他的衣箱，顺手递过一把光滑的黑梳子。佩卢亚朝波浪式的乌发上涂一涂发油——在瓦伊佩从没见过这种透明的流质——，便梳起头来，优雅地一梳到底；这时有个孩子专为他掌镜子，

那孩子是他按清洁卫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这种精采表演结束之后，下一步就看他打开箱子，取出一叠几乎是一辈子都穿不完的运动衫，挑来拣去，选中一件，仔细穿上。（这些运动衫，在花色方面远远胜过明艳的虹采，而且只允许托玛西太太一人洗烫。）象表演魔术似地，他向箱底一掏，拉出一条长裤，这一回的挑选倒是胸有成竹，第一考虑到气候，第二考虑到出外活动的目的，第三考虑到瓦伊佩泥地的表层情况。接着，佩卢亚一头钻进布幕，这块布是用来把他的床铺与屋内其他部分，即比较庸俗的世界分隔开来的。不一会，口哨声吹得更加欢快，他本人堆着一脸微笑，又钻出来了。这时托玛西一家人，见到他两腿和屁股包在永远保持褶皱、完全象圆锥形的值钱的裤子里，见到他双脚套上了丝袜，不由得舒了口气，几乎是又欢呼又拍掌。（有一天的深更半夜，托玛西太太压低嗓音对丈夫说，佩卢亚有十五条这种了不起的裤子。他搬来一礼拜后，甚至奉送一条破旧褪色的裤子给托玛西。托玛西如获至宝，每月只穿一次——就是在去公司办事处领工资的那一天。他干的是守夜工作。）托玛西太太往往献一献殷勤，打佩卢亚身边轻轻走过，从他床铺底下取出八双皮鞋，一顺溜地摆在他面前，好象一排全付新装的士兵。他仔细打量了一下，用手指向一双皮鞋，又指向一个孩子。这孩子便手拿破布，奔向前来，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把皮鞋擦亮，送呈给他。佩卢亚带着微笑，将鞋子穿上。另一个孩子跪在地上爬过来，替他束紧鞋带。关于如何穿带子打结，佩卢亚花了一周时间才把这孩子教会。这时，佩卢亚会拿出两块丝绢手帕，一块插进上衣口袋，一块塞入裤子口袋。金表也从箱子里取出来了，戴在左腕上，反射着白光。真是奇迹，孩子们在暗想。全家人瞅着

他高视阔步地下了台阶，踏上地面，朝城里走去。他那种步态，是下了一番工夫才练出来的，简直和白人一模一样，令人吃惊，难以置信。他象一个天使，或者说象一个白种人，给他们的痛苦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向他们指示出令人羡慕的白人世界里奇异而文明的生活方式。

佩卢亚通常准六点回来，脱去衣裤，再洗一次淋浴。如果食物的香色甚佳，他就用餐，托玛西和家人在一旁伺候。饭后，他又穿上干净运动衫，干净长裤和短袜，穿上新擦亮的皮鞋，再次出门，总是在黎明时分回家，往铺着干净被单的床上一躺（那些被单是他从新西兰带回来的）。晚上出门前，他总要把箱子锁好。他通宵待在福福嘉的木屋里，或市场上的弹子房里，用他那讲不完的海外奇谈，用他那一身漂亮的服装和文明的举止，来逗得在场的人目眩神迷，肃然敬畏，只要他一示意，酒就送来，自己不用破钞，钱也奉上，暂借花用。

佩卢亚回国后六个月，有天早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托玛西一家醒来，但见他带回一个新娘。（在瓦伊佩，绝大多数婚姻是不举行正式仪式就实行同居的。一对男女，只要愿意共同生活，养儿育女，就算是缔结良缘，用不着经法律或教会认可。只有“社会名流”或自以为属于这一类的人，才去教堂举行婚礼，花钱领取结婚证书，大摆喜筵，说实在话，他们是硬着头皮请客的。而瓦伊佩的群众，即自称“贫贱”的人，则乘机痛痛快快地享受一下口福。）托玛西夫妇一看清新娘子的面目，就不禁乐在心窝，喜在眉梢。这姑娘原来是卢阿法塔，瓦伊佩的名流之一帕沃瓦莱的小姐。几年之前，帕沃瓦莱因为在外边寻花问柳，挨了妻子一枪，死于非命。卢阿法塔生得眉清目秀，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儿，而

且和佩卢亚一样，在瓦伊佩算是个文化程度顶高的，她差点儿就拿到高中文凭了。自从她父亲惨死，母亲入狱之后，卢阿法塔就变成一个贞淑的典型，是“好姑娘”应该学习的榜样。

求婚不曾花去多长时间。佩卢亚几乎把瓦伊佩所有的女人弄得神魂颠倒，那天夜里，在跳舞会上结识了卢亚法塔，他们跳了一回舞，也许是华尔兹吧？卢阿法塔认为，伴佩卢亚跳舞乃是一种格外的光荣，连做梦都没想到，因为佩卢亚风度翩翩，学识渊博，论才论貌，都远胜过她。于是她随着佩卢亚走出舞厅，没让她兄弟们知道，就到他住的地方来了。结婚的消息一传开，佩卢亚（还有卢阿法塔）就成为周遭的人们羡慕的对象。大家交口称赞：这么漂亮的一对呀！就连女方的家庭也满意这门亲事，他们本可以攻击佩卢亚，指控他诱拐了他们家贞洁的姑娘。但阿拉帕蒂却早有打算，希望佩卢亚娶一个牧师的女儿。因此，除他而外，人人都认为这个婚姻可作模范，看来是近一年来的一次美满姻缘。

托玛西一家供养着佩卢亚和卢阿法塔，绝无遭受剥削之感。托玛西更加卖力干活，又另找了一分工作，利用下午时间在码头上当苦力，这样好维持侄儿的大少爷生活作风。卢阿法塔并没去找工作，就待在家里守护佩卢亚的财产——那只箱子和里面的一切，还替他洗烫衣服，擦亮皮鞋，抹光手表。他有时候领她出去看看电影，这样对待她也就足够了。她听到瓦伊佩人风言风语，说什么她丈夫有外遇，但她总是原谅他的不贞，认为佩卢亚有权利对她不忠实。她完全用理性来揣摩，心想：别人观察佩卢亚，首先是看到了他的坏习惯。不管怎样，她还是佩卢亚所真心爱着的一个人哩。他那只箱子不就是托她照管，他甚至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她，使

她能将几小时工夫花在翻看箱子里的什物上，而他对此并不生气。佩卢亚开始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她绝无愠色，替他解衣脱鞋，服侍他上床。有时衣裳洗烫得不好，她甚至挨了巴掌也不吭气；她是该揍呀。有一天，他踢了她肚子，脚上穿着鞋子呢。因为她洗衣衫时，不小心把口袋给扯下来了。她只是淌淌眼泪。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她赔了不是，他也就原谅了。佩卢亚跟她不亲，完全停止房事，她也不在乎。他说，她“太好”了，使他没兴趣同房，她相信不疑。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佩卢亚从新西兰回来整整一年的日子，那天是礼拜天，早晨佩卢亚和卢阿法塔一觉醒来，发现床下的衣箱不翼而飞了。佩卢亚冲出布幕，把托玛西和他一家人都踢醒，吵吵嚷嚷，不知说些什么，他骂托玛西一家全是贼，偷了他的箱子，按他的说法，是他的命根子。

托玛西太太和孩子们一面哭泣，一面满屋乱转，寻找箱子。托玛西先生劝他安静下来，好心却遭恶报，挨了个劈脸的巴掌，于是逃出屋子。就连卢阿法塔也遭到责骂，一连吃了好几个耳光，还受这分冤枉气，说“她家一贫如洗，累得他也要过穷日子”。

屋里屋外，屋前屋后，都找遍了，箱子就是没有。佩卢亚便直奔警察局报案，只穿着一条鲜红色短裤。乡邻们见他出门不着豪华服装，这还是破题儿头一遭哩。他引回两个气喘吁吁的警察，请他们坐下，随后在屋内暴跳如雷，发了疯似地用英语诉说：“哪个土人，哪个偷窃扒拿的杂种，把他的命根子弄跑了！”左邻右舍，有不少人围聚在屋外看热闹。警察中的一个长得又矮又胖的班长，对民族主义运动却是暗中支持的，他彬彬有礼地用高雅的萨摩亚语对佩卢亚

说：他和他的同事都不懂英语，于是佩卢亚改用萨摩亚语，但仍夹杂着英语，把案情重讲一遍。警察班长用萨摩亚文把前后情况一一记录在厚笔记本上，还是用高雅的萨摩亚语答应要尽最大努力，逮住偷箱子的那个“爱国的萨摩亚人”，然后离开。（破案的事，从此杳无信息。）

警察一动身，佩卢亚便转向好奇然而同情的人群，责骂他们偷了他的衣箱。他说：“萨摩亚人都是该死的贼”，“没有那个白人干过这号事：他讲的是庸俗粗鄙的英语，在场的人绝大多数听不懂，于是散去了。几个很通英语的人发狠要宰掉“那个白种”，指的是佩卢亚。

人群散后，只剩下他和托玛西太太及其子女，还有卢阿法塔。托玛西太太和孩子们在房屋那头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卢阿法塔走过来抓住他的光胳膊，说即便丢了箱子也还是爱他。佩卢亚往地上一瘫，一面痛哭，一面诉说：“我现在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啦！”“你还有我哩，”卢阿法塔对他说。他将卢阿法塔推开，跳了起来，举腿就踢。卢阿法塔跌跌爬爬地逃向屋子那一头。于是他又坐下，盯着地上的睡蓆发愣，不时地唉声长叹，拿捏紧的拳头敲打脑门。

夜降临了。卢阿法塔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双手搁在屁股上，对他说道：“嘿，你有什么了不起。你那一套我已经受够了！”

“你不能离开我！”他说。

“谁说不能。我恨你。”她说。佩卢亚伸出胳膊抓她的手，她叭地一下把佩卢亚的手打开。“我已经受够了。再见，白人！”后一句是用英语说的。

她回了娘家，跟那两个警察一样，再也没有来过。

托玛西灌了一肚子酒回来，对佩卢亚说，如果他，佩卢亚

亚，到一周末尾找不到工作，就请他回去，找他父亲收留。

“我们的床怎么办？”托玛西太太问。

“是呀”，托玛西对佩卢亚说：“从现在起，你睡地上。我们要把床收回，连同睡席、蚊帐和幕布。从现在起，你跟我们一样过日子，你要摆阔气，自己花钱。在这个家里，容不得蚊子！”（在瓦伊佩，把寄生的人叫做“蚊子”。）

这一天，记载在瓦伊佩历史上，称为“那个白人丢掉命根子的一天”。佩卢亚睡在硬梆梆的地面上，只铺一张瘪脚席子，没有蚊帐，盖的是一条薄被单。但他仍然乐观，天天去警察局查询是否找到了他的箱子。他甚至想去找个工作。卖力流汗的活多的是，他不打算弄脏双手。他寻求的是机关工作，那才符合他这种上流人物的身分。他要劝卢阿法塔回来，但每次走近，她总是对他说，到别处去找“你的命根子”吧。

在偷掉箱子以后的几个月内，佩卢亚夜间决不出门，他还避免与以前借钱给他的任何一个朋友见面。这类朋友有许许多多。在瓦伊佩，不论他走到哪里，小青年们都叫他“赤条条的白人”。现在他人变瘦了，因为托玛西不再供应他上等饭菜，而且还故意责骂他，说他是“百无一用的浪荡子”。仅有的一件运动衫很快就退了色，磨出一个个破洞，他使不来针线，都没缝补。仅有的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袜，也都不成样子。这些衣物，他尽可能保持干干净净，在出门找工作时穿。平素在家里，只穿旧的‘拉瓦拉瓦’^{〔注〕}和汗衫，是托玛西勉强送给他的。说实在话，这种境遇并没使他感到痛苦。他还是在急切地盼望着他父亲请他回去，再过豪华生活。他父亲

〔注〕萨摩亚人裹在身上的腰布。